

明清四大太监丛书

安德海——皇贵妃的贴心人

下

张 抗 主 编

宋益三 微 如 树 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2004·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:田仲三

封面设计:俸禄

安德海——皇贵妃的贴心人

Andehai —— Huangguifei · De Tiexinren

宋益三 微如树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)

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7.25 字数 250千字

1997年2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17-1001-3/985

定价 40.00元(上、下)

内容提要

安德海因为帮助兰儿姐姐（慈禧的名）得到咸丰皇帝宠幸，又在“辛酉政变”中帮助慈禧除掉顾命八大臣，立大功当上大内总管，权倾朝野，位压三台。于是，有恃无恐，荐胞弟安德河入宫当面首，私自出京，挂龙旗，搜刮民脂民膏……屡屡违背祖制。

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太监出京违背大清祖制为由，奏明同治皇帝将其处斩。

不吃眼前亏

且说安德海一听丁宝桢说“没有勘合不行”，这个话茬很硬，安德海一想，丁宝桢这个人犟劲特大，越碰他是火头越足，去年冬天自己娶媳妇时，大闹天福堂酒楼时，就数他闹得凶。那还是在北京城咱的脚底下，据说他还发过话，如若我犯在他的手下，他要留下我的半截。这半截无论上半截还是下半截，留下哪半截也不行啊！而且这山东正是丁宝桢的一亩三分地，他发一发脾气还真不得了，他要真留下我的半截子，事情过后，就是慈禧太后不依他也不行啊！就是再把丁宝桢杀了，我也活不了啦。

据目前情形，慈禧太后一时也救不了我，俗话说得好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先渡过这一步难关，于是把口气软了下来，说道：

“丁大人，你老听我说。”

哪知丁宝桢的口气并不缓和，而是硬邦邦地说：

“你有啥子好说的？尽管说嘛！总要说得像话才行。”

“丁大人！”安德海把双手一摊，做出一副无可奈何之状。

“这就说不到一块了，我说奉了懿旨，你却跟我要兵部的勘合，这是两码事嘛？”

丁宝桢毫不让步，他抓住安德海的话把，继续追问道：

“怎么能说是两码事呢？你们归内务府管，譬如内务府的官员们出京办事，难道就像你这个样子，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有，只凭你一句话？”

丁宝桢这句话，立即问得安德海张口结舌，不由说了一声“这——”，但他毕竟是多智之人，脑子一转立即来了话，他说道：

“丁大人，我说句不怕你老生气的话，你老出了翰林院，就外省，对京里的情形恐怕不熟悉。”

说到这儿安德海把脸一仰，又来了神气，显得趾高气扬起来，这时他继续说：

“内务府的人，不一定能当内廷的差使；就是内

廷的差使，也还有讲究，有‘内廷行走’，有‘御前行走’。不奉圣旨，哪怕是王爷，也到不了内廷。”

安德海以上说的这些话，就是卖弄他在慈禧太后面前管事太监的身份。丁宝桢心想，这个阉奴，到了此刻这样的地步，他的神态、语气，还是如此狂傲，那么，他在京里是如何狐假虎威？就可想而知了。丁宝桢愈这样想，他对安德海的反感就愈大，因而打定主意，非要问他一个水落石出不可。

可安德海这样的卖弄，就是想要借重慈禧太后，来压服丁宝桢。

现在他们二人好像两只相斗的公鸡，各不相上下，即斗力还要斗智，非斗垮一个不可。

丁宝桢既不买安德海的账，就跟他来了个装糊涂，反问道：

“对啦，我是外官，不懂京里规矩，可是懂外边规矩，‘御前行走’怎么样？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说自己是钦差就是钦差吗？”

安德海听得出来，丁宝桢还是不买他的账，而且还是一个劲的向他要凭证，他心想，这个丁宝桢就是难缠，我再压他一下，看他如何，于是冷冷一

笑说道：

“凭我口说？嘿，丁大人，我算得了什么？不都是上头的意思吗？”说到这儿安德海更来了神儿，他把脸一扬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你老请想，如果不是上头的意思，我出得了京吗？就算溜出京城。那顺天府衙门、直隶总督衙门，他们肯放我过去吗？”

安德海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，无可辩驳，当然这里边也给了丁宝桢的压力。他说完这些话冷冷一笑，言下之意，这些衙门比你丁宝桢的牌子还硬，他们不敢管我，你敢管？

这丁宝桢不信那个邪，他也冷冷一笑说道：

“顺天府管不管，直隶总督管不管，那是他们的事，在我这里就不能放你过去。”

丁宝桢这话似乎有点蛮不讲理，依仗在他这一亩三分地上，耍“地头蛇”的势力，到了这个分寸，安德海当然不肯示弱，仿佛有些恼羞成怒了，高声说道：

“怎么？丁大人，你预备把我怎么样？难道还敢宰了我？”

安德海这是摔了，要跟丁宝桢叫个长短。丁宝

桢也勃然大怒，腾地立起身来，还未开口，王心安早按捺不住，怒不可遏地，大步赶了过去，乒乒乓乓一连几个嘴巴，把安德海的脸扇得红肿起来，这是自从那年在承德避暑山庄挨过那一顿嘴巴之后，8年来，这是第一次挨打，只打得他晕头转向。

王心安瞪着眼大声喝道：

“混账，你若再不老实，胆敢胡言乱语，就吊起来打！”

看来王心安这一手还真起了作用，安德海有点气馁了，也许他抱的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态度，用手捂着脸，好久才说了句：

“有话好好地说呀？何必这个样子！”

“跟你说好的你不听，偏要歪缠；不打你打谁？”王心安吼道。

丁宝桢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笑着接口说道：

“你甭想错了，以为我不敢宰你？”

“听见没有，快说！”王心安撺了撺胳膊，又打算要挥拳动手。

看来安德海还是怕挨打，赶紧问道：

“要我说些什么呢？”

“要你说实话，你是怎么私自出京的？”丁宝桢问道。

“我不是私自出京的，我在慈禧太后跟前当差，一天不见面都不行，如若私自出京，回去不怕掉脑袋？”安德海哭丧着脸说。

安德海这回说的是实话，丁宝桢也相信这是实话，但丁宝桢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他这个说法，如若承认了，不但不能杀了，就是把他扣下，也要担干系，他回到北京还不在慈禧那里无事生非，最低也要敲自己的竹杠。

丁宝桢摇着头说道：

“你说来说去就这一点。在慈禧太后眼前当差的人多得很，像你这样全成了钦差了，那还像话吗？再一说，太监不准出京，这是朝廷的祖制，慈禧太后如有什么差遣，什么人不好派，非得派你不可？”

丁宝桢这话当然驳得很有道理，但安德海却有他的辩护理由，立即接着丁宝桢的话答道：

“宫里人多不假，为什么派别人，单单挑上我？”他说到这儿，刚一仰脸，想着来神气，忽然想起了王心安的巴掌，立即低下头，用手摸了摸火辣辣的

不
吃
眼
前
亏

脸，才低声说：

“这也有个说法儿，上头有上头的意思，不是天天在跟前的人，就说了也不明白……”

“慢着！”丁宝桢终于抓住了安德海话中的漏洞，毫不放松地追问：

“原来你也不过是揣摩皇太后的意思！啊？说！”

虽然让丁宝桢抓住了话茬，但安德海有恃无恐，依然嘴硬，他说道：

“上头交待过的，还有许多意思，我也不便和丁大人明说。”

丁宝桢既已抓住了狐狸尾巴，如何肯轻易放松。

“你还敢假传圣旨？”丁宝桢拍着炕几，厉声喝道：

“你携带妇女，擅用龙凤旗帜，难道这也是上头的意思？”

丁宝桢这句话，正卡住安德海的脖子，他无可辩驳，不过他想到仅凭这点还杀不了他，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麻烦，他干脆不辩护了，而是直接承认：

“这是我的不对！”

“还有那面旗子，上边画的那玩艺，我来问你，

那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也是上头交待过的？”丁宝桢说到这儿，十分激动，厉声斥责道：

“你一路招摇，惊扰地方；不要说你是假冒钦差，就算真有其事，也容你不得！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？凌迟处死，亦不为过。”

一则是丁宝桢的神情；二则是丁宝桢宣布的安德海这两条罪状，安德海这回可真有点害怕了，他的脸色，从青而白，从白而黄的青一阵，白一阵，终于认真了：

“我该死，我该死！求丁大人高抬贵手，放我过去吧！”话说到这儿，人已矮下去了一截。

丁宝桢是不会放虎归山的，不用说下跪，就是叫亲爹，这会也不管用，只听丁宝桢大喊一声：

“来啊！”

站在廊下的“戈什哈”，闻声进来了有四五个，“唰”地站立两旁，诸参将诸承过来，直到丁宝桢面前，请了个安听候指示。

“搜他！”丁宝桢一声吩咐。

“！”诸参将答应着，回身把手一招，立即过来两名彪形大汉，如同老鹰抓小鸡似抓住安德海的

衣领往上一提，安德海的双脚几乎离了地；另一个就解开安德海的衣裤，亮沙袍子里面，雪白地一件洋绉衬衣，小襟上有个很深的口袋，里边摸出一个纸包，随手交给诸参将。他用手捏了一下，发觉里边是硬纸片，便不敢打开来看，转身又呈给丁宝桢。

丁宝桢看完了那两张纸片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笑着说：

“太监不准交结官员，干预公事；凭这个，就是一条死罪！”说完，他把那两张纸片揣入怀中，谁也不知道那上边写的是什么。

“跟大人回话，他身上别无长物！”诸承报告着。

“先把他押下去，找僻静地方看守，不准任何人窥探。”丁宝桢吩咐道。

“是！”诸参将挥挥手，示意那几名“戈什哈”，把安德海带下去。

被挟持的安德海哪里肯走，他尽力挣扎着，扭过头来，用接近哀嚎的声音喊道：

“丁大人！是真是假，你老把我送到京里一问就明白了。”

丁宝桢根本不理他说些什么，等他出了花厅，

才对王心安说道：

“这家伙在做梦，还想活着回京里！”

“大人！”王心安说过之后，过了一会才说：

“缚虎容易放虎难啊！”

丁宝桢点点头说：

“治平，你不用往下讲了，我明白啦。”如果不是诸承在场，丁宝桢也许让王心安把话说完，过了一会，丁宝桢大概是冷静了一下，便又对诸参将道：

“把另外两个太监也带到这儿来！”

工夫不大，陈玉祥、李平安被双双提到，早吓得面无人色，瑟瑟发抖，浑身乱颤，连路都走不稳，一进花厅，便自行双双跪倒，取下帽子，把头在青砖地上碰得咚咚作响，不用问便自行投靠，并请求丁大人开恩。

“你们要说实话，是谁叫你们跟着安德海出来的？”

“是，是安德海叫我们跟他来的。”年纪大些的李平安说。

“你们俩都归他管吗？”

“回丁大人，我们不归他管。”

“这就不对了，既然不归他管，他怎能指挥你们，叫你们跟他出京就出京？”

“回丁大人的话，安德海是大内总管，又是慈禧太后最得宠的人，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，也不敢不听。”李平安怯怯地，但非常谨慎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安德海不找别人，偏找你们俩呢？”

“回丁大人的话，不只我们两个，一共是5个人。”陈玉祥似乎为了立功，又似乎辩白似地插嘴答道。

“为什么单找你们5个？总得有个缘故在内吧？”丁宝桢又问。

这下子李平安、陈玉祥一时卡了壳：

“这……”李平安迟疑了一会说：

“想来是我们在平时很敬重他的缘故。”

这就不用再往下问啦，显而易见，这5个人都是安德海的同党了。丁宝桢改变了问话的话题：

“你们一起来的，共有多少人？”

“总共有三十多个。”

“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于是，李平安和陈玉祥，一个一个报明跟来人的身份，除了安德海和他的亲属、下人、5个太监以外，还有车夫、马夫、剃头的修脚的，还有5个镖客，一个和尚。

丁宝桢问道：

“怎么还有和尚，他要和尚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也不清楚，是到了天津才请的，据说这和尚的武功甚高，大概他是为了安全。”

押下陈玉祥、李平安之后，又提黄石魁。问到宫里的情形，他知道得甚少，但是对安德海出京的经过，他却回答得很详细，原来在4月中旬，安德海就有出京的打算，可是直到6月下旬，才定了下来，那些跟来的人，除了那5个太监，大部分都是黄石魁找来的。

“安德海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？”丁宝桢不解地问。

丁宝桢相信黄石魁这句话是实话。因为不安分的人，多喜欢来这一套，包揽词讼，招摇跋扈，即由此而起。接着，他又问起黄石魁如何假充前站官抓车。黄石魁都一一做了回答，而且他所说的，符

合事实，也是令人满意的，初步的提审，也就告一段落。

这时，山东臬司潘蔚、济南府知府、历城县知县，都已得到了信息，赶来伺候。

丁宝桢再三地考虑，把安德海等人秘密押在历城县监狱，要分别关押，不分任何人都不许接见，更不许让外人知道。对臬司和济南知府一概挡驾。为什么丁宝桢不见他们呢？因为他尚未同自己的智囊团——文案商量妥当以前，不便对掌握一省刑名的臬司有任何表示。

回到了“宫门口”签押房外的厅上，早已摆下了一桌盛馐，丁宝桢无心饮宴，把所有的文案都请了来，他向众人说明案情，并征询他们每个人的意见。

“宫保！”有一个人这样说道：

“我在屏风后面听着，还有一层可疑之处，提出来跟宫保请教，在安德海的随从当中，有一个和尚，说是为了预防不测，请来防身，这还勉强说得过去；可是，怎么还有一个绸缎铺的掌柜和一个古玩店的掌柜，而且各带一名伙计随行，其中必有隐情。”

“这话说得很有道理。”丁宝桢点了点头。那人接着又说：

“我以为安德海带这些太监，必有作用；他本人胆大妄为，跟他来的那些太监，总得有明白事理的，他们不会不知道太监不准出京的规定，犯了这个规矩非同小可，难道他们就不顾自己的性命，稀里糊涂地跟了他来？”

“是啊！我看还得严加拷问，真相才会大白。”王心安建议。

丁宝桢道：“问不妨问，但无须用刑。”随即派了一个差官到历城县传达他的口头命令，设法问明真实情形具报。

历城县的知县也很有才能，他知道安德海不好对付，便把陈玉祥、李平安隔离开来，分别进行审讯；话里套话，终于摸到了底蕴，刘同意和王增平都是跟着去做买卖的，只是性质正好相反，刘同意是卖，王增平是买。刘同意有珠宝要带到江南去卖，所以带着古董商人去估价，以免吃亏；王增平想从苏杭等地，买一批绸缎运到北方去卖。这自然要带着绸缎商人。